

山河宁夏

“黄土地上的历史回响”系列之一

失落之城的西周往事

本报记者 杨宗惠 杨晓秋 张涛 李锦/文 张涛 李宏亮/图

编者按

寻古沉睡遗址，问今何以新生？

西夏陵跻身世界遗产名录，姚河塬西周城址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……宁夏，正以考古实证的方式，续写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认知。

今起，让我们跟随考古队员探访遗址发掘现场，对话文物保护者与研究者，奉上“黄土地上的历史回响”系列报道，讲述这片土地带来的文明惊喜。

深秋，夕阳在天际晕染出一片橙红，山路蜿蜒。望眼，河水从远处潺潺而出一道波光，岁月荏苒。踏足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，姚河塬遗址的轮廓映入眼帘，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。驻足遐想，这样的邂逅遐思悠长，是西周的风鸣暗了时间的沧桑，还是现代的风鸣震了远古的呼喊？

铺展历史，这片92万平方米的西周城址正峭

峭自语，似追忆又似讲述。遗址核心区，2米多深的考古探方里，2位年轻考古队员手持卷尺认真测量，另一名队员则手持画笔修改地图上的线条，试图将3000多年前的文明痕迹跃然纸上。

这座一度被史籍遗忘的“失落都城”，被誉为“西北考古瑰宝”。今年8月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。它坐落于姚河村北部的三角形黄土

台塬上，红河的支流小河与李儿河自南北两侧流过，于遗址东侧交汇，仿佛以水为界，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城址。

晚风渐起，考古手铲唤醒的陶片、斧子与墓葬，静静讲述着西周北疆的烟云——或是古城居民的生活日常，或许是边疆部族的交流融合，抑或是那段被岁月掩埋的历史……

卜骨“入戎”，揭秘“获国”之史

对于西周，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《封神演义》改编的电视剧，电影里周文王和姜子牙的传奇故事。与大众熟知的文学形象形象鲜明对比的是，西周的考古发现至今寥寥无几。

截至目前，西周王室墓葬尚未有明确发现。西周时期，从周武王到周幽王，史载共有12位天子，加上周文王、周公则为14位。考古界尚未发现任何一座周天子的墓葬。即便是西周分封的“八百诸侯国”，已发现的国君墓葬也有西周、晋国、虢国、虢侯国等寥寥数例，且均与宁夏地区无关。

西周王室墓葬难寻，核心关键在于其时“不封不树”的埋葬制度，不盖坟丘、不植松柏、不设石碑，棺椁薄葬，随葬品寥寥。时光流逝，墓葬区的出土，分土与自然土混为一体，给考古调查和发掘带来极大困难。

姚河塬遗址的发现，为世人揭开了史籍失载的西周诸侯国“获国”的神秘面纱。主持姚河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马强说：“周灭商后，广封诸侯，但现存史料中并未提及‘获国’。姚河塬遗址的发现，不仅确认了‘获国’的存

在，填补了西周诸侯国历史研究的空白，更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。”

作为姚河塬遗址考古队的领队，马强至今想起仍令其心跳加速的是那个揭开“获国”面纱的激动时刻。

那天，姚河塬遗址发掘现场“挖”出惊喜：发现了甲骨文！这是马强和考古队队员们曾假想过从未奢望成真的历史回响，是寂静黄土下传来的古老发现至今寥寥无几。

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，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西周诸侯国都邑逐渐显露真容：这里不仅有夯土城墙，还环绕着护城壕，将台塬分成内城与外城，内城中部分布着诸侯国君家族墓地，铸铜作坊、宗庙宫殿建筑、渠系、道路等遗迹。

更具历史价值的是，姚河塬遗址共出土甲骨文150余字，这是目前继陕西周原遗址之后，西北地区发现的文字最多、内容最丰富的西周甲骨文。这些甲骨文中，多条刻辞与“伐戎”相关，反映出“获国”与戎人长期对峙、交战的历史场景。

彭阳“寻获”，西周复原马车

彭阳县博物馆“寻获——姚河塬遗址考古成果展”展厅，一枚被复原的西周马车“欲言又止”。

木质车舆（车厢）泛着古朴的光泽，銮铃、轼等构件的细节清晰可见，让人仿佛窥见3000多年前“获国”贵族乘车出行的威仪。这具复原作品的背后，不仅是一处遗址的考古发现，更是一场跨时空的时空之交。

2017年姚河塬遗址考古工作启动以来，多学科合作始终是研究的核心路径。目前，国内外32家合作机构围绕年代学、体质人类学、同位素分析、古DNA、植物考古、动物考古、古环境考古、古陶瓷考古、环境考古、马车复原等领域展开深度探索，形成了多学科、多维度的研究体系，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。

车马坑的发现与研究堪称亮点。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：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驯化的马匹，时代为公元前3500年左右；青铜时代后期，在欧亚草原东部游牧文化中，成为精英墓葬的祭祀仪式的“象征物”，用以彰显墓主人的尊贵地位；自商代晚期起，殉马习俗渐成，并在西周融入“周礼”体系，成为等级制度的主要载体。迄今为止，学界对西周庞大祭祀需求背后的“马匹管理策略与社会网络，长期缺乏直接证实。”

姚河塬遗址4辆马坑的发现，填补了这一空白。彭阳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杨玉婷介绍：“通过DNA测定，坑内所有马匹均为枣红色。其中1辆车坑

共埋了16匹马，葬车4辆，1辆车配4匹马，实行的是折车葬，将马匹置于坑底，其上放置木质车辆、车轮、车舆等多置于坑壁下，出土的铃、銮铃、泡饰、车等车器均保存完好。”

展厅中的那架复原马车，正是以该车马坑出土构件的实测数据为依据，按“原工原艺、原材料、原尺寸”1:1还原而成，并系统性地运用传统髹漆工艺制作车轮，成为中原首次以非遗技艺完整复原西周车辆的范例——3000多年前“获国”车乘。高超的髹漆技艺，成就了此时此刻的奇妙。

车马坑的发现，为我们了解西周的殉马管理策

略和社会网络提供了直接证据，揭示了欧亚草原与我国在殉葬礼仪上的相互联系，反映了欧亚草原东部与我国持续不断的交流与互动。

这片遗址的“诞生地”彭阳县，本就是西北历史的浓缩载体”。作为宁夏文物资源最富集的县，彭阳县有294处不可移动文物，7200余件可移动文物。其地处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，黄土高原腹地，西依六盘山，两河穿境的独特地理，造就了“贫瘠而不定”而“封闭”的地形特征，姚河塬遗址创造的“五个最西北”，为西周考古打开了新维度。

彭阳县博物馆馆长高鹏丽告诉记者，姚河塬遗址所处的位置，恰是黄土高原与六盘山脉过渡地带，这里守关中平原通往北方草原的要道，既是商朝晚期周人东征西进的前沿，也是西周“获国”的核

心。遗址内诸侯级墓葬、铸铜作坊等国都邑标识，与甲骨文“获国”的记载相印证，实证了“获国”这一史籍失载西周诸侯国的存在。

姚河塬不仅是军事据点，更是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。”马强的评价，道出了遗址的深层意义。作为西北农耕与游牧的核心区，这里既是周王朝抵御戎人的屏障，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北传播的跳板。遗址中，刘家文化、寺洼文化与周人遗存的共存，正是多元文明在此交融的直接见证。

墓葬中，站在遗址宫殿区的夯土基址前，墓葬区与铸铜作坊区隐约可见。

宁夏姚河塬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高梦玲指着远

的遗存部位：“带墓道的诸侯级墓葬、成组的车马坑、独立的铸铜作坊，都是西周封国都邑的核心标识。”在姚河塬遗址被发现前，学界普遍认为西周对西北是“失控”的，疆域被戎人占据。“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，最西北的诸侯级墓葬、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，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，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”，姚河塬遗址创造的“五个最西北”，为西周考古打开了新维度。

尤其是贯穿西周始终的考古遗存，实证了周王朝对分封制对西北边疆实施有效管控、治理模式与东方封国一脉相承。”高梦玲说，甲骨文“获国”的记载，不仅填补了史籍中西周西北封国的空白，也证明西周疆域比文献记载的更为广袤。

西周封国，殷商后裔往事

殷遗民群管辖，与墓葬腰坑殉狗的习俗相佐证。作坊位于内城宗庙宫殿建筑区北侧和高等墓地南侧，处于权力中枢完全控制之下，表明此处的统治者应是殷遗民人群。

作坊区内发现较多卜骨，可能与铸铜活动期间的占卜行为有关，进一步反映了殷人文化传统的延续。

“姚河塬遗址至少存在周人、殷遗民、戎人、寺洼文化族群及北方移民五种人群，推测墓葬区的形成与殷商后裔有关，是殷遗民群管辖，与墓葬腰坑殉狗的习俗相佐证。作坊位于内城宗庙宫殿建筑区北侧和高等墓地南侧，处于权力中枢完全控制之下，表明此处的统治者应是殷遗民人群。

作坊内发现较多卜骨，可能与铸铜活动期间的占卜行为有关，进一步反映了殷人文化传统的延续。

“姚河塬遗址至少存在周人、殷遗民、戎人、寺洼文化族群及北方移民五种人群，推测墓葬区的形成与殷商后裔有关，是殷遗民群管辖，与墓葬腰坑殉狗的习俗相佐证。作坊位于内城宗庙宫殿建筑区北侧和高等墓地南侧，处于权力中枢完全控制之下，表明此处的统治者应是殷遗民人群。

作坊内发现较多卜骨，可能与铸铜活动期间的占卜行为有关，进一步反映了殷人文化传统的延续。

“姚河塬遗址至少存在周人、殷遗民、戎人、寺洼文化族群及北方移民五种人群，推测墓葬区的形成与殷商后裔有关，是殷遗民群管辖，与墓葬腰坑殉狗的习俗相佐证。作坊位于内城宗庙宫殿建筑区北侧和高等墓地南侧，处于权力中枢完全控制之下，表明此处的统治者应是殷遗民人群。

作坊内发现较多卜骨，可能与铸铜活动期间的占卜行为有关，进一步反映了殷人文化传统的延续。

“姚河塬遗址至少存在周人、殷遗民、戎人、寺洼文化族群及北方移民五种人群，推测墓葬区的形成与殷商后裔有关，是殷遗民群管辖，与墓葬腰坑殉狗的习俗相佐证。作坊位于内城宗庙宫殿建筑区北侧和高等墓地南侧，处于权力中枢完全控制之下，表明此处的统治者应是殷遗民人群。

作坊内发现较多卜骨，可能与铸铜活动期间的占卜行为有关，进一步反映了殷人文化传统的延续。

“姚河塬遗址至少存在周人、殷遗民、戎人、寺洼文化族群及北方移民五种人群，推测墓葬区的形成与殷商后裔有关，是殷遗民群管辖，与墓葬腰坑殉狗的习俗相佐证。作坊位于内城宗庙宫殿建筑区北侧和高等墓地南侧，处于权力中枢完全控制之下，表明此处的统治者应是殷遗民人群。

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都有了归宿。

“现在条件好多了。”高梦玲笑着说，“从最初的帐篷、彩钢房，到如今的二层小楼，虽然离县城远，附近连个小卖部都没有，但在这片黄土地藏着太多的秘密，多熬一熬夜，多受一点苦，就能让被遗忘的历史早一天醒来。”

截至目前，姚河塬遗址仅发掘了1万平方米，而守护的力量也在汇聚：2024年10月，彭阳县姚河塬遗址管理所成立，总投资3292万元的考古标本库房项目推进正酣，投资650万元的铸铜作坊区展示提升项目完成方案编制，投资1200万元的城墙垣体本体保护项目也在酝酿中……

夕阳漫过探方，考古工作站的灯光依旧明亮。“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基本血脉，考古是代代相传的大工程。这片土地见证了周王朝的西北拓展，见证了多民族的交融共生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守护好它，讲好宁夏的文明故事。”马强说。

“昨天烈日还晴着肩胛，今朝北风已吹疼了指尖……考古人把根须扎得更深，借一方探方，舀起3000多年的秋阳。”考古日记里的这段文字，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自2017年至今，姚河塬遗址考古队已在坚守了8年，吸引了国内20多所院校的学生，他们中有“80后”“90后”甚至“00后”，人来人往，有260多人曾在这里实习、实训，大家对蹲在办公室门上“手机戒毒班”的标语藏笑着几分自嘲。文物修复室里，成百上千件陶片、瓷片、瓷片在修复师的指尖上翻转，一点点拼凑出3000多年前的景象——或惊艳或粗鄙，每一道纹路都是西周往事的日记。

“昨夜月光洒在身上，像一把利剑，射穿了我的心脏，我滴血的手掌，捧着土黄色的黎明，那残酷的暴风雨，劈开我的身体。”马强说。

从偶然发现到系统发掘，从学术突破到文化传承，姚河塬遗址——这座“获国”都邑，正被考古人唤醒。它不仅实证了西周分封制、投资650万元的铸铜作坊区展示提升项目完成方案编制，投资1200万元的城墙垣体本体保护项目也在酝酿中……

夕照漫过探方，考古工作站的灯光依旧明亮。“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基本血脉，考古是代代相传的大工程。这片土地见证了周王朝的西北拓展，见证了多民族的交融共生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守护好它，讲好宁夏的文明故事。”马强说。

“从偶然发现到系统发掘，从学术突破到文化传承，姚河塬遗址——这座“获国”都邑，正被考古人唤醒。它不仅实证了西周分封制、投资650万元的铸铜作坊区展示提升项目完成方案编制，投资1200万元的城墙垣体本体保护项目也在酝酿中……

夕照漫过探方，考古工作站的灯光依旧明亮。“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基本血脉，考古是代代相传的大工程。这片土地见证了周王朝的西北拓展，见证了多民族的交融共生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守护好它，讲好宁夏的文明故事。”马强说。

“从偶然发现到系统发掘，从学术突破到文化传承，姚河塬遗址——这座“获国”都邑，正被考古人唤醒。它不仅实证了西周分封制、投资650万元的铸铜